



01

双语
译林

壹力文库 062

OTHELLO

莎士比亚悲剧
奥赛罗

您要留心嫉妒啊；那是一个绿眼的妖魔，谁做了它的
牺牲，就要受它的玩弄。

William Shakespeare

〔英国〕威廉·莎士比亚 著 朱生豪 译

双语译林
壹力文库
062

〔英国〕威廉·莎士比亚 著
朱生豪 译

奥赛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赛罗：汉英对照 / (英) 莎士比亚 (Shakespeare, W.) 著；
朱生豪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11

(双语译林·壹力文库)

ISBN 978-7-5447-4456-0

I. ①奥… II. ①莎… ②朱…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
②悲剧-剧本-英国-中世纪 IV. ①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3192号

- 书 名 奥赛罗
作 者 [英国] 威廉·莎士比亚
译 者 朱生豪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赵洁园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7.25
字 数 75千字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4456-0
定 价 20.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剧中人物	1
地点	1
第一幕	3
第一场 威尼斯街道	3
第二场 另一街道	8
第三场 议事厅	11
第二幕	22
第一场 塞浦路斯岛海口一市镇 码头附近的广场	22
第二场 街道	31
第三场 城堡中的厅堂	31
第三幕	42
第一场 塞浦路斯 城堡前	42

第二场	城堡中的一室	44
第三场	城堡前	44
第四场	城堡前	58
第四幕		65
第一场	塞浦路斯 城堡前	65
第二场	城堡中的一室	74
第三场	城堡中的另一室	82
第五幕		87
第一场	塞浦路斯 街道	87
第二场	城堡中的卧室	92

剧中人物

威尼斯公爵	
勃拉班修	元老
格拉蒂亚诺	勃拉班修之弟
洛多维科	勃拉班修的亲戚
奥赛罗	摩尔族贵裔，供职威尼斯政府
卡西奥	奥赛罗的副将
伊阿古	奥赛罗的旗官
罗德利哥	威尼斯绅士
蒙塔诺	塞浦路斯总督，奥赛罗的前任者
小丑	奥赛罗的仆人
苔丝狄蒙娜	勃拉班修之女，奥赛罗之妻
埃米莉亚	伊阿古之妻
比安卡	卡西奥的情妇

元老，水手，吏役，绅士，使者，乐工，传令官，侍从等

地点

第一幕在威尼斯；其余各幕在塞浦路斯岛一海口

第一幕

第一场 威尼斯街道

罗德利哥及伊阿古上。

罗德利哥 嘿！别对我说，伊阿古；我把我的钱袋交给你支配，让你随意花用，你却做了他们的同谋，这太不够朋友啦。

伊阿古 他妈的！你总不肯听我说下去。要是我做梦会想到这种事情，你不要把我当作人。

罗德利哥 你告诉我你一向对他怀恨的。

伊阿古 要是我不恨他，你从此别理我。这城里的三个当道要人亲自向他打招呼，举荐我做他的副将；凭良心说，我知道我自己的价值，难道我就做不得一个副将？可是他眼睛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对于他们的请求，都用一套充满了军事上口头禅的空话回绝了；因为，他说：“我已经选定我的将佐了。”他选中的是个什么人呢？哼，一个算学大家，一个叫作迈克尔·卡西奥的佛罗伦萨人，一个几乎因为娶了娇妻而误了终身的家伙；他从来不曾在战场上领过一队兵，对于布阵作战的知识，简直比不上一个老守空闺的女人知道得更多；即使懂得一些书本上的理论，那些身穿宽袍的元老大人们讲起来也会比他更头头是道；只有空谈，毫无实际，这就是他的全部的军人资格。可是，老兄，他居然得到了任命；我在罗兹岛、塞浦路斯岛，以及其他基督徒和异教徒的国土之上，立过多少的军功，都是他亲眼看见的，现在却必须低首下心，受一个市侩的指挥。这位掌柜居然做起他的副将来，而我呢——上帝恕我这样说——却

只在这位黑将军的麾下充一名旗官。

罗德利哥 天哪，我宁愿做他的刽子手。

伊阿古 这也是没有办法呀。说来真叫人恼恨，军队里的升迁可以全然不管古来的定法，按照各人的阶级依次递补，只要谁脚力大，能够得到上官的欢心，就可以越级躐升。现在，老兄，请你替我评一评，我究竟为了什么得要跟这摩尔人要好。

罗德利哥 假如是我，我就不愿跟随他。

伊阿古 啊，老兄，你放心吧；我之所以跟随他，不过是要利用他达到我自己的目的。我们不能每个人都是主人，每个主人也不是都有忠心的仆人。有一辈天生的奴才，他们卑躬屈膝，拼命讨主人的好，甘心受主人的鞭策，像一头驴子似的，为了一些粮草而出卖他们的一生，等到年纪老了，主人就把他们撵走；这种老实的奴才是应该抽一顿鞭子的。还有一种人，他们表面上尽管装出一副鞠躬如也的样子，骨子里却是为他们自己打算；看上去好像替主人做事，实际却在靠着主人发展自己的势力，等捞足了油水，就可以知道他所尊敬的其实是他本人；这种人还有几分头脑，我自己就属于这一类。因为，老兄，正像你是罗德利哥，不是别人一样，我要是做了那摩尔人，我就不会是伊阿古。虽说跟随他，其实还是跟随自己。上天是我的公证人，我这样对他赔着小心，既不是为了感情，又不是为了义务，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装出这一副假脸。要是我表面上的行动果然出于内心的自然流露，那么不久我就要掏出我的心来，让乌鸦们乱啄了。世人所知道的我，并不是实在的我。

罗德利哥 要是那厚嘴唇的家伙也有这么一手，那他干什么都会顺利哩！

伊阿古 叫起她的父亲来；不要放过他，打断他的兴致，在各处街道上宣布他的罪恶；激怒她的亲族。让他虽然住在气候宜人的

地方，也免不了受蚊蝇的滋扰，虽然享受着盛大的欢乐，也免不了受烦恼的缠绕。

罗德利哥 这儿就是她父亲的家里；我要高声叫喊。

伊阿古 很好，你嚷起来吧，就像在一座人口众多的城里，因为晚间失慎而起火的时候，人们用那种惊骇惶恐的声音呼喊一样。

罗德利哥 喂，喂，勃拉班修！勃拉班修先生，喂！

伊阿古 醒来！喂，喂，勃拉班修！捉贼！捉贼！捉贼！留心你的屋子，你的女儿和你的钱袋！捉贼！捉贼！

勃拉班修自上方窗口上。

勃拉班修 大惊小怪地叫什么呀？出了什么事？

罗德利哥 先生，您家里的人没有缺少吗？

伊阿古 您的门都锁上了吗？

勃拉班修 噢，你们为什么这样问我？

伊阿古 哼！先生，有人偷了您的东西去啦，还不赶快披上您的袍子！您的心碎了，您的灵魂已经丢掉半个；就在这时候，就在这一刻工夫，一头老黑羊在跟您的白母羊交尾哩。起来，起来！打钟惊醒那些鼾睡的市民，否则魔鬼要让您抱孙子啦。喂，起来！

勃拉班修 什么！你发疯了吗？

罗德利哥 老先生，您听得出我的声音吗？

勃拉班修 我听不出，你是谁？

罗德利哥 我的名字是罗德利哥。

勃拉班修 讨厌！我叫你不要在我的门前走动；我已经老老实实明明白白对你说，我的女儿是不能嫁给你的；现在你吃饱了饭，喝醉了酒，疯疯癫癫，不怀好意，又要来扰乱我的安静了。

罗德利哥 先生，先生，先生！

勃拉班修 可是你必须明白，我不是一个好说话的人，要是你惹我

发火，凭着我的地位，只要略微拿出一点力量来，你就要叫苦不迭了。

罗德利哥 好先生，不要生气。

勃拉班修 说什么有贼没有贼？这儿是威尼斯；我的屋子不是一座独家的田庄。

罗德利哥 最尊严的勃拉班修，我是一片诚心来通知您。

伊阿古 嘿，先生，您也是那种因为魔鬼叫他敬奉上帝，而把上帝丢在一旁的人。您把我们当作了坏人，所以把我们的好心看成了恶意，宁愿让您的女儿给一头黑马骑了，替您生下一些马子马孙，攀一些马亲马眷。

勃拉班修 你是个什么混账东西，敢这样胡说八道？

伊阿古 先生，我是一个特意来告诉您一个消息的人，令爱现在正在跟那摩尔人干那件禽兽一样的勾当哩。

勃拉班修 你是个混蛋！

伊阿古 您是一位——元老呢。

勃拉班修 你留点儿神吧；罗德利哥，我认识你。

罗德利哥 先生，我愿意负一切责任；可是请您允许我说一句话。

要是令爱因为得到您的明智的同意，所以才会在这样更深人静的午夜，让一个公爵的奴才，一个下贱的船夫，把她载到一个贪淫的摩尔人的粗野的怀抱里——要是您对于这件事情不但知道，而且默许——照我看来，您至少已经给她一部分的同意——那么我们的确太放肆太冒昧了；可是假如您果真不知道这件事，那么从礼貌上说起来，您也不应该对我们恶声相向。难道我会这样一点不懂规矩，敢来戏侮像您这样一位年尊的长者吗？我再说一句，要是令爱没有得到您的许可，就把她的责任、美貌、智慧和财产，全部委弃在一个到处为家、漂泊流浪的异邦人的身上，那么她的确已经干下了一件重大的逆行了。您可以立刻去调查一个明

白，要是她好好儿地在她的房间里或是在您的屋子里，那么我是欺骗了您，您可以按照国法惩办我。

勃拉班修 喂，点起火来！给我一支蜡烛！把我的仆人全都叫起来！这件事情很像我的噩梦，它的极大的可能性已经重压在我的心头上。喂，拿火来！拿火来！（自上方下）

伊阿古 再会，我要少陪了；要是我不去，我就不得不与这摩尔人当面对质，那不但不大相宜，而且在我的地位上也有很多不便；因为我知道无论他将要因此而受到什么谴责，政府方面现在还不能就冒险将他免职，他就要出发指挥那正在进行中的塞浦路斯的战事了，这是他们必须宽宥他的一个重大的理由，因为没有第二个人有像他那样的才能，可以担当这一个重任。所以虽然我恨他像恨地狱里的刑罚一样，可是为了事实上的必要，我不得不和他假意周旋，那也不过是表面上的敷衍而已。你等他们出来找人的时候，只要领他们到市政厅去，一定可以找到他；我也在那边跟他在一起。再见。（下）

勃拉班修率众仆持火炬自下方上。

勃拉班修 真有这样的祸事！她去了；只有悲哀怨恨伴着我这衰朽的余年！罗德利哥，你在什么地方看见她的？——啊，不幸的孩子！——你说跟那摩尔人在一起吗？——谁还愿意做一个父亲！——你怎么知道是她？——唉，想不到她会这样欺骗我！——她对你怎么说？——再拿些蜡烛来！唤醒我的所有的亲族！——你想他们有没有结婚？

罗德利哥 说老实话，我想他们已经结了婚啦。

勃拉班修 天啊！她怎么出去的？啊，血肉的叛逆！做父亲的人啊，从此以后，你们千万留心你们女儿的行动，不要信任她们的心思。世上有没有一种引诱青年少女失去贞操的魔术？罗德利哥，你有没有在书上读到过这一类的事情？

罗德利哥 是的，先生，我的确读到过。

勃拉班修 叫起我的兄弟来！唉，我后悔不让你娶了她去！你们快去给我分头找寻！你知道我们可以在什么地方把她和那摩尔人一起捉到？

罗德利哥 我想我可以找到他的踪迹，要是您愿意多派几个得力的人手跟我前去。

勃拉班修 请你带路。我要到每一个人家里去搜寻；大部分的人家都在我的势力之下。喂，多带一些武器！叫起几个巡夜的警吏！去，好罗德利哥，我一定重谢你的辛苦。（同下）

第二场 另一街道

奥赛罗，伊阿古及侍从等持火炬上。

伊阿古 虽然我在战场上杀过不少的人，可是总觉得有意杀人是违反良心的；缺少作恶的本能，往往使我不能做我所要做的事。好多次我想要把我的剑从他的肋骨下面刺进去。

奥赛罗 还是随他说去吧。

伊阿古 可是他唠里唠叨地说了许多破坏您的名誉的难听话，虽然像我这样一个荒唐的家伙，也实在忍不住我的怒气。可是请问主帅，你们有没有完成婚礼？您要注意，这位元老是深得人心的，他的潜势力比公爵还要大上一倍；他会拆散你们的姻缘，尽量运用法律的力量来给您种种压制和迫害。

奥赛罗 随他怎样发泄他的愤恨吧；我对贵族们所立的功劳，就可以驳倒他的控诉。世人还没有知道——要是夸口是一件荣耀的事，我就到处宣布——我是高贵的祖先的后裔，我有充分的资格，享受我目前所得到的值得骄傲的幸福。告诉你吧，伊阿古，倘不是我真心爱恋温柔的苔丝狄蒙娜，即使给我大海中所

有的珍宝，我也不愿意放弃我的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来俯就家室的羈缚的。可是瞧！那边举着火把走来的是些什么人？

伊阿古 她的父亲带着他的亲友来找您了；您还是进去躲一躲吧。

奥赛罗 不，我要让他们看见我；我的地位和我的清白的人格可以替我表明一切。是不是他们？

伊阿古 两面神在上，我想不是。

卡西奥及若干吏役持火炬上。

奥赛罗 原来是公爵手下的人，还有我的副将。晚安，各位朋友！有什么消息？

卡西奥 主帅，公爵向您致意，请您立刻就过去。

奥赛罗 你知道是为了什么事？

卡西奥 照我猜想起来，大概是塞浦路斯方面的事情，看样子很是紧急。就在这一个晚上，战船上已经连续派了十二个使者赶来告急；许多元老都从睡梦中被人叫了起来，在公爵府里集合了。他们正在到处找您；因为您不在家里，所以元老院派了三队人出来分头寻访。

奥赛罗 幸而我给你找到了。让我到这儿屋子里说一句话，就来跟你同去。（下）

卡西奥 他到这儿来有什么事？

伊阿古 不瞒你说，他今天夜里登上了一艘陆地上的大船；要是能够证明那是一件合法的战利品，他可以从此成家立业了。

卡西奥 我不懂你的话。

伊阿古 他结了婚啦。

卡西奥 跟谁结婚？

奥赛罗重上。

伊阿古 呃，跟——来，主帅，我们走吧。

奥赛罗 好，我跟你走。

卡西奥 又有一队人来找您了。

伊阿古 那是勃拉班修。主帅，请您留心点儿；他来是不怀好意的。

勃拉班修，罗德利哥及吏役等持火炬武器上。

奥赛罗 喂！站住！

罗德利哥 先生，这就是那摩尔人。

勃拉班修 杀死他，这贼！（双方拔剑）

伊阿古 你，罗德利哥！来，我们来比个高下。

奥赛罗 收起你们明晃晃的剑，它们沾了露水会生锈的。老先生，像您这么年高德劭的人，有什么话不可以命令我们，何必动起武来呢？

勃拉班修 啊，你这恶贼！你把我的女儿藏到什么地方去了？你不想想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胆敢用妖法蛊惑她；我们只要凭着情理判断，像她这样一个年轻貌美娇生惯养的姑娘，多少我们国内有财有势的俊秀子弟她都看不上眼，倘不是中了魔，怎么会不怕人家的笑话，背着尊亲投奔到你这个丑恶的黑鬼的怀里？——吓都把她吓坏了，还有什么乐趣可言。世人可以替我评一评，是不是显而易见你用邪恶的符咒欺诱她的娇弱的心灵，用药饵丹方迷惑她的知觉；我要叫他们评论评论，这种事情是不是很可能的。所以我现在逮捕你；妨害风化，行使邪术，便是你的罪名。抓住他；要是他敢反抗，你们就用武力制伏他。

奥赛罗 帮助我的，反对我的，大家放下你们的手！我要是想打架，我自己会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动手。您要我到什么地方去答复您的控诉？

勃拉班修 到监牢里去，等法庭上传唤你的时候你再开口。

奥赛罗 要是我听从您的话去了，那么怎么答复公爵呢？他的使者

就在我的身边，因为有紧急的公事，等候着带我去见他。

吏役 真的，大人；公爵正在举行会议，我相信他已经派人请您去了。

勃拉班修 怎么！公爵在举行会议！在这样夜深的时候！把他带去。我的事情也不是一件等闲小事；公爵和我的同僚们听见了这个消息，一定会感到这种侮辱简直就像加在他们自己身上一一般。要是这样的行为可以置之不问，奴隶和异教徒都要来主持我们的国政了。（同下）

第三场 议事厅

公爵及众元老围桌而坐；吏役等随侍。

公爵 这些消息彼此分歧，令人难以置信。

元老甲 它们真是参差不一；我的信上说是共有船只一百零七艘。

公爵 我的信上说是一百四十艘。

元老乙 我的信上又说是二百艘。可是它们所报的数目虽然各自不同，因为根据估计所得的结果，难免多少有些出入，不过它们都证实确有一支土耳其舰队在向塞浦路斯岛进发。

公爵 嗯，这种事情推想起来很有可能；即使消息不尽正确，大体上总是有根据的，我们倒不能不担着几分心事。

水手 （在内）喂！喂！喂！有人吗？

吏役 一个从船上来的使者。

一水手上。

公爵 什么事？

水手 安杰洛大人叫我来此禀告殿下，土耳其人调集舰队，正在向罗兹进发。

公爵 你们对于这一个变动有什么意见？

元老甲 照常识判断起来，这是不会有的事；它无非是转移我们目标的一种诡计。我们只要想一想塞浦路斯对于土耳其人的重要性，远在罗兹岛以上，而且攻击塞浦路斯岛，也比攻击罗兹岛容易得多，因为它的防备比较空虚，不像罗兹岛那样戒备严密；我们只要想到这一点，就可以断定土耳其人绝不会那样愚笨，甘心舍本逐末，避轻就重，进行一场无益的冒险。

公爵 嗯，他们的目标决不是罗兹岛，这是可以断定的。

吏役 又有消息来了。

一使者上。

使者 向罗兹岛前进的土耳其人，已经和后来的另外一支舰队会合了。

元老甲 嗯，果然符合我的预料。照你猜想起来，一共有多少船只？

使者 三十艘模样；它们现在已经回过头来，显然是要开向塞浦路斯岛去的。蒙塔诺大人，您的忠实英勇的仆人，叫我来向您报告这一个消息。

公爵 那么一定是到塞浦路斯岛去的了。马库斯·勒西科斯不在威尼斯吗？

元老甲 他现在到佛罗伦萨去了。

公爵 替我写一封十万火急的信给他。

元老甲 勃拉班修和那勇敢的摩尔人来了。

勃拉班修、奥赛罗、伊阿古、罗德利哥及吏役等上。

公爵 英勇的奥赛罗，我们必须立刻派你出去向我们的公敌土耳其人作战。（向勃拉班修）我没有看见你；欢迎，先生，我们今晚正需要你的指教和帮助呢。

勃拉班修 我也同样需要您的指教和帮助。殿下，请您原谅，我并不是因为职责所在，也不是因为听到了什么国家大事而从床上惊起；国家的安危不能引起我的注意，因为我的个人的